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一

宋 林駉 撰

道學

道學之說帝王以前無有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斯時也吾道隱然於危微授受之間而道學之說不立遵王之義無偏無陂遵王之路無反無側斯時也吾道渾然於彜倫攸叙之際而道學之說不聞故在上者惟知有道統之傳在下者惟知有道化之

盛人極以之立元化以之運世道以之清殆猶元氣淪渾未散初莫知吾道為何物也自周轍不西皇極之主弗作而吾道之脉已微天生素王出力典起繼以亞聖相為扶持懼賊亂以箭嚴一字之春秋塞楊墨以明白七篇之仁義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已息而復繼人物之倫幾亂而復叙此孔孟有皇極之德無皇極之位所以有道學之名也嗚呼天日常明宇宙常清天下而常有帝王正學而常有孔孟

則符契若合閲百聖而如一人統緒相承歴萬世而如一日奈一壞於秦人之刑名而道之正學湮微再壞於漢人之黄老而道之正學分裂大壞於梁陳隋唐寂滅之教而道之正學幾無餘澤噫可歎也甞謂天下不可一日無儒學之功也故其達於朝廷之上施諸典章措諸政化則天下顯然享斯道之福及其隱於師友之間形諸問答見諸著述則天下猶陰被斯道之澤至上無宗主下無扶持而波蕩於異端之流則生民之禍始興

矣韓昌黎謂軻之後不得其傳信夫此伊川先生亦以為至論也歟韓文原道篇云道之大原出乎天堯以是傳之舜云云軻之後不得其傳焉又伊川云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如軻之後不得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雖然文不喪天道未墜地百世而下必有我師至於本朝濂溪浚其源伊洛導其流橫渠助其瀾揖堯舜於夢寐之間授孔孟於講論之頃景星鳳凰天下快覩太山北斗學者依歸故性理言其二氣五行動靜言其四時萬物誠論其元亨利貞道論其中正仁義則發於通書之數篇通書性理命篇

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又動靜篇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又誠篇曰誠者聖人之本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又道篇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兩儀而五氣五氣而四時則見於太極之一圖

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玉淵金井志慮高潔

趙閱道贈周茂叔詩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

光風霽

月胷次灑落黄庭堅濂溪傳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此濂溪之學本乎易之太極然也張敬夫作周濂溪祠堂記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論性別其所稟本然之殊伊川曰性相近此言所稟之性非言性之本若言其本豈可言相近孟子言性善性之本也性之本則無不善所稟之性有善有不善論心辨其曰虛曰實之異伊川訓門人謂心有所主則虛明道告與叔謂心有所主則實排異端必正其枯槁恣肆之弊明道謂異端之教滞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伊川撰明道行狀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

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以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暗室屋漏為謹獨之所河南語錄託興吟風充然有得明道語錄詩可以興某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瞑目立雪望之凜然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坐而瞑目二子立不敢去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也如此此伊洛之學本乎中庸之誠然也伊川行狀訂頑砭愚有亞聖性善養氣之論橫渠學堂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明道曰訂頑之言極淳正無雜楊中立曰西銘言體不及用恐流於兼愛伊川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處乃在正蒙西銘推理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說同正蒙理窟發前聖所未

言之蘊橫渠有理窟一集論經又正蒙一書正容謹節凜若神明窮理盡性瑩如氷雪此橫渠之學又自禮法而入也橫渠語錄然嘗觀劉立之之言曰程氏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則知程氏之學出於濂溪也信矣河間劉立之曰明道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徳出處孔孟從容不勉又哲宗徽宗實錄伊川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又觀游定夫之言曰張子厚少好言邉既而得聞程氏論議乃盡棄所學從事於道虛心求益懇懇不及則知張氏之學得於伊洛也信矣建安游酢曰明道先生生而有

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交資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居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各能道邊事既而得聞明道先生論議乃謝其徒盡弃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懇懇如不及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　龜山跋橫渠與伊川簡橫渠之學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師欲自為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

愚竊論之道學猶元氣也周流今古罔有間斷風雨有晦冥日月有薄蝕而此道不泯也世變有汙隆治道有興衰而此道終存也且涪陵之謫學禁甚嚴黨人至有五鬼之號吾道嘗一蝕矣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又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孔文仲奏伊川

歴致議詠騰口間亂以償恩讎故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而至高宗中興召用門弟子靡然如霊光之獨立士夫不能無歆羨之嘆而正學幾晦而復彰夫奚害胡安國墓誌及中興本末云建炎初政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門人高弟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與今徽猷閣待制將樂楊時是也以時為工部侍郎年七十九矣及入對有言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尋詔時兼侍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中吳給殿中左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安國崇安人給項城人也濠梁之役趙公求去或者有高視闊步之譏吾道嘗再蝕矣紹興張魏公敗劉猊於濠州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時鼎既出補外董朱繼出時議其

高視闊步以為行而趙公再相汲引善類藹然於縉紳之間而正學幾微而復盛夫奚病趙鼎後再相復汲引胡董劉朱諸賢當時其黨復盛秦黨不便於趙而劉大中之徒復相繼而去吾道又嘗再蝕矣秦檜主和議不便趙鼎之黨劉大中之徒於是求出而慶元初年大儒設教摳衣雲集屈致講帷吾教有光焉而正學幾墜而復振夫奚損慶元初召用朱文公為侍講文公祖伊洛之學故也自是而後或廢或興不知幾變未易盡言而伊洛源流至今流衍益盛也噫以道傳學在士大夫固為有功而以道名學在士大夫

不能無過節義盛於漢而衰於漢清流盛於唐而衰於唐道學之實隱然於冥冥之中是乃吾道之幸而道學之名矯矯然表暴於世者非士君子之福何者正學與邪學不兩立正人與邪人不兩用一消一長之間道學所由顯晦之機也前日偽學之事可鑒矣吁可畏哉元城了翁曰願士大夫立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户愚亦曰願士大夫傳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唱道學之名

格物之學

人皆學解牛吾獨得養生_{莊子}人皆學舞劒吾獨得草書_{張旭}此格物之功用也至誠之未盡則鳶魚之不察機心之一露則鷗鳥之不下此格物之本原也夫天地之間皆物也至粗者物之迹至精者物之理角者吾知其為牛鬛者吾知其為馬非迹乎橋梓之父子鴻鴈之兄弟非理乎當因其迹而求其理不當忘其理而泥其迹也是學也必意誠心正而後可以明是理而私偽梏

亡者不可以明是理必知周見徹而後可以明是理而人慾蔽塞者不可以明是理中庸言格物之妙本於誠意七篇所論備物者亦以反身而誠者先之獨不觀聖門之學乎顔子感常山之鳥知東野之馬悟也家語而不知是理得於心齋坐忘之頃曾子造舍瑟之趣托浴沂之樂妙也論語盖詠歌而歸天真默悟非可以迹求之㪯自杏壇迹熄槐市響絶後之所謂格者不累於物則離於物寥寥千載能續曾顔之學者惟我朝關洛諸

公有得焉嘗攷諸君子之學有知者固格之而無知者亦格也有形者固造之而無形者亦造也探其原遡其緼蓋自誠敬得之伊洛之學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關中之學下學而上達文章而天性以正容謹節為本以窮理盡性為用之君子者燭理既融見理已到一性澄徹萬善昭融以之格物何物非我以之明理何理非天蠢而鳥獸塊而金石幽而造化悉歸吾性分之中自今觀之見鳥集而知機

心之不生非妄也即傷弓飛鳥見曲高舉之意也伊川指庭下羣雀曰地上之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過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云云聞驢鳴而知巳意之自若非誕也即鼓琴得趣六馬仰秣之旨耳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聞驢鳴亦謂如此中孚一感可及豚魚信乎狗有吠屠之靈伊川曰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鷗爾又易中孚卦春燕秋鴻各隨寒暑信乎雉為感陽之物伊川曰雉尾長故極陽兔尾短故極陰此有知之物固易知也若夫有生而無知有形而不動者亦明之吳江楓葉秋

古人固以物而知時而今觀梅枝而知乾坤者信矣早梅冬至以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之節也然逐枝自有榮枯分限不齊各有一乾坤也伊川語錄寒城菊自花前賢詠其物之有操而今謂草木之有恕心者信矣有問明道曰如何謂之恕心曰充廣得去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曰天地變化草木繁充廣不去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杜詩此有形之物亦易知也至於無形之可觀無迹之可驗運於茫昧者亦知之一氣升降未易管蠡今觀石壇之潤而探天地升降之妙若迂矣然礎石之迹一潤而在天之雨必至非

為迂也程先生遊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濕舉起曰便見天地升降道理慘舒迭運周流窮壤今以一瓶之粗而指陰陽消長之義若怪矣然豐山之鍾方鳴而霜降之候已應非為怪也程先生見火邊湯瓶指之曰此便見陰陽消長之義格物至是信無一物之不格也噫論關洛格物之學不先求其正心誠意窮理盡性之妙而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為所格在是亦不足語大學之道或問伊川格物須是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習既久然後曉然自有貫通處

師道

愚嘗退而靜思士君子以身立天地間其不可肩不可慢者三曰君曰父而師與焉夫生而為人業而為士戴天履地而靈於萬物不至於斵喪磨滅擯棄彫落是誰之力歟富貴安佚我者君也鞠育覆護我者父也而誘掖訓導啓迪成就我者師也人能忠而君孝而父此固職分之常苟棄所學倍其師將何自立於俯仰間乎昔者孔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

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飢寒流落擯於死而不去寧從陳蔡之厄而不忍棄絃歌之誨寧處匡人之圍而不敢叛聖門之教（論語）寧有漢兵之圍魯共王之難而詩書金石之聲不敢忘也（漢兵項羽傳及魯共王序）噫此其有補於世教豈淺淺哉木鐸響絕杏壇迹蕪師道之不絕也如綫授子夏之學者虛無其說（田子方）傳荀卿之業者刑名其家（李斯）操戈入室幾百年于茲矣蓋可嘆也漢之諸儒爭開戶牖徃徃有自棄之心唐之諸儒吹噓狂走亦

有厭薄之見方漢家蠹簡有所師承守穀梁者不敢從左氏劉歆諸人習左氏不從公穀習韓詩者不敢尚齊魯儒林傳非不守師教也然劉歆受學方進矛盾户庭其視左氏春秋之學謂何本傳林吉從師周堪失身匪人其視夏侯尚書之學安在儒林傳嗚呼習羿之藝彎弓反射漢儒何忍哉方唐家崇尚儒術願承模楷從武公之教者升堂而游抱琴而歌韓文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薫陽城之徳者詣闕而留抗䟽而請唐書陽城傳非不尊師道也然昌黎一

代山斗百川東之且不能保籍湜之不叛（韓文與孟簡書）子厚衡湘以南皆師之至答韋中立一書恐恐然群怪聚罵之議（柳文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伺牽引而操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之而東如是者數矣黨性闢庸蜀之南常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云云）嗚呼見雪而走望日而吠唐儒何怪哉（見上）甚矣師道不可一日不存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師也為前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者師也不然河汾王氏師友講習而能開三百

載之唐者師亦何負於人耶一時從遊謀如房斷如杜直如魏智如李方布衣窮悴之時直期以公輔之器異時以論諫稱以征伐顯以輔賛彌縫著稽其夙志無不酬然（文中子）孔孟而下而能得師友淵源者河汾一人而已此師道不可一日不存也得洙泗之源流接河汾之支派吾於先正諸公有望焉安定之在湖以體用學也（家塾記安定先生胡瑗慶歷中教學蘇湖間束脩弟子以數千計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康節之在洛以象數學也（康節傳李挺之象數之學）明復

之在泰山以經學也墓誌孫復字明復後居太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自周

而程自程而張又以性理之學也張敬夫祠堂記周敦頤字茂叔起於遠方超然自得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禮樂刑政可舉而行於是二程兄弟推明皇極之學楊龜山䟦橫渠與伊川簡橫渠之學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師欲自為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

安定先生其體仁義禮樂其文詩書史傳其用則潤澤生民歸於皇極凡從而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熈寧十年劉彛召對上問從學何人曰少從安定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體也詩書史傳子集文也舉而措之天下用也累朝取士不以體

用為本而尚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瑗當寶元明道間明體用之學授諸生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千餘人學者明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臣師之力也上曰門人在朝為誰曰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其在外明體適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不可勝數　又聞見錄安定教人有法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道德賢材修為歌詠歐陽脩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材棟梁桷榱極口稱美王荊公詩曰先取先生作棟梁以次收拾桷與榱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純仁之直溫見上謁然為一代之盛此東南諸生皆能明體適用無愧於安定之門也康節先生先天易數以發乾坤之蘊康節

傳李挺之先天易皇極經世以續彜倫之傳陳瓘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其學在心或於心外欲觀休咎故以皇極為名數之書其得之李挺之穆伯長之源流蓋非一日陳搏學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授李之才挺之才授康節先生脩衛之學者捨學而學門人張嶍撰行狀大名王豫天性瑰瑋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授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洛之士夫薰德而化明道先生撰墓誌在洛幾三十年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云云其與人言必依於忠信仁義樂道人之善而未嘗攻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章子厚欲傳其學而不之許章子厚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曰須十年不仕乃可蓋

不之許也邢和叔欲傳其學而亦不之許邢和叔從康節學援引古今康節曰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潛慮上蔡語錄邢恕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此先生不輕於授人而人亦不忍負於先生也太山先生不惑傳注不為曲說自著尊王發微之書道德高邁而李丞相孔給事皆尊事之歐公撰墓誌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太山之陽著春秋注尊王發微魯之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李丞相廸以其弟之女妻之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起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一時學者如石守道張洞蓋魯人之所尚北面授經講問不

怠親執杖屨從容左右於是學者知有師弟子之禮澠水燕談孫明復先生居太山之陽道純德備深於春秋守道率張洞北面而師之訪問講解日夕不怠明復行則從升降拜起則執杖屨以從於是學者始知師弟之禮此太山之道愈尊而師友之分愈嚴也至若濂溪太極一圖洞窺秘奥通書數篇萬世所宗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超然自得本乎易之道中庸之誠而遊濂溪之門者則有二程諸君子焉見上程氏春風和氣使人愛慕門外立雪氣象森嚴侯仲良云朱公掞見明道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坐而瞑目二子不敢去退則門外

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使天下知有師道之可慕可敬而遵程氏之門者則有如游如楊如張如馬游定夫楊中立張思叔馬時中皆出程氏之門橫渠訂頑砭愚其言醇正正蒙一書學者指南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明道曰訂頑之言醇正無雜楊中立曰西銘言體不及用恐流於兼愛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至與洛並而遊橫渠之門者則有呂與叔蘇季明馬張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呂與叔作橫渠行狀蘇季明胡氏云季明從橫渠甚多嗚呼此未足見師教淑

人之深也不觀宋衛之辱無以知孔門從道之堅不觀齊梁之沮無以知孟氏諸弟尊師之篤不觀黨禍之慘無以知伊川門人薰德之久方黨事之起也根連株繫禍發如矢而張繹屹然砥柱甘心溝壑而不變張繹字思叔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方學禁之嚴也遠遯深逝不敢親承而馬時中歲寒不改至執贄十反而不已馬仲字時中崇寧初元祐學有禁仲銳然為親依之計先生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且曰使仲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死乎吾道可守而夷狄

之法不可徇伊川自涪歸學者彫落多從佛教獨龜山與謝顯道不變因言學者皆荒於夷狄矣時呂原明游定夫皆重佛教則謝顯道其人也見上進士可棄而元祐之學不可議則尹焞其人也尹焞師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焞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嗚呼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諸君子有焉吾道幾墜而復續性學已晦而復明至今談伊川之學者歛衽起敬誦伊川之誨者書紳自守是雖先生善淑之教亦諸君子固守之誠也若夫王安石從師濂溪而新經等作與向時所學大戾王荊公從

學濂溪後行新法大戾濂溪之教

郭忠孝授經伊川黨事叛去至死不相往來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程先生之門雖素從游者以趨利叛去郭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相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噫長者絕子乎子絕長者也此在聖門鳴鼓而攻之不暇尚足與語此哉

友義

觀昌黎誌子厚之碑則知朋友相處之義不容變韓文柳子厚墓誌銘云云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具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悔遇有以夢得事白

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云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眼若不相識觀丙吉貽弱翁之書又知朋友相規之義不苟同漢史本傳噫伐木須友以成民德至於歸厚谷風朋友之道絶天下至於俗薄以世道升降觀之則朋友之義亦大矣夫所謂相處之義非結綬彈冠相慶也非平居笑語詡詡也利害不移貧富不變生死禍福不敢易其志程嬰杵臼全趙孤於辛苦之中左傳張儉李篤脫黨禍於危疑之頃者是矣東漢黨錮傳張儉傳不然杯酒論交傾倒

肺腑少臨利害若不相識履滿於炙手可熱之時羅設於一貧一賤之日酈生責友耳餘交兵本傳此市井賤丈夫之所為其視朋友相處之義果謂何耶夫所謂相規之義非怨己而攻人也非植黨而激變也學雖同而不可不切磋情雖孚而不容不各盡所見勃朴平智不害為交歡之約漢周勃傳巡戰遠守不失為相戮力之親者是矣唐書本傳不然舉坐稱善徒示親親同聲贊美惟恐拂情有擠井相害之私無推車協濟之意東都黨錮東漢

黨錮傳

唐人分朋唐牛僧孺等傳秪為昵昵相狎之情其視朋友相規之義果謂何耶大抵握手論心道義相許不盡其所以共患難同甘苦之變此固不足為先施之信苟為國辦事捨公從私以附麗雷同者相勉豈情之真愛之篤哉亦嘗觀先正數君子矣張寇布衣交也寇公雖貴而忠定面折畧不少恕此不以富貴易其心談藪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萊公歸讀其傳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韓李莫逆交也韓公既仕而

李公相從不忍少離此不以窮達變其節韓億李若谷少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氊每出入則互為僕從後韓先登第李嘗從之其後並為參政仲淹去國正黨論方熾之秋士夫畏禍少有送者而王質載酒祖餞留語數夕禍福果足動乎仲淹貶士夫畏夷簡少肯送者李紘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留語數夕或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大年補外正人言下石之隙士夫首竄無有辨者而王曽面排謗議賡詠詩什危疑果足累乎楊文公因母病有陽翟之行王文正公恐人害之白上遣使賜醫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卿分司上嘗語輔臣曰楊億好謗時政王公曰楊億文人以荷國恩若諧謔過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

其不為也王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思其歸乃因中書齋宿覽文公近詩而與趙文定諸時賢繼和上知之乃諭公召文公為秘書監鄒浩言事而去也田晝毅然切責願無以此舉自湍其贈之厚矣言行錄鄒浩傳梅聖俞既歿而貧也劉敞未嘗為人書銘特書碑以助其乏其愛之至矣言行錄劉敞傳雖然此未足為待之之深也平居相處則稱美之不暇為國論事則廷爭而無私長編慶歷五年歐陽脩言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宏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所見各異故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言契丹必不來至於尹

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論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杜衍真得忠臣有不和之節而譏為朋黨誣矣

上前爭事各持異議以自騁下殿相善不失和氣而如故此則可重也魏泰別錄韓忠獻公言慶歷中與希文彦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是故君實景仁異姓兄弟耳鍾律一事終身相非范景仁墓誌君實嘗語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至於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韓公杜公世指為朋黨耳舉兵一事彼此異見杜衍墓誌邊將欲大

舉擊夏人韓公以為可舉杜公以為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大戰河外范文正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也後契丹卒不來二人皆世俗指以為朋黨者其議論之異蓋如此

水洛之城議及尹洙洙孫甫所善也甫非咈洙正愛洙也孫甫墓誌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城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洙公平生所善也

差役之害言咈溫公東坡溫公所契也東坡非戾溫公正厚溫公也蘇軾謂司馬公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又曰今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然之

欲宥宗諒仲淹曰可杜公曰不可不

曰杜公仲淹之所愛南豐雜識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罪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行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此二人世指為朋黨也欲宥仲約仲淹曰可富公曰不可不曰仲淹富公之所黨龍川志高郵知軍晁仲約迎勞劫盜張海富弼在樞府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在政府欲宥之云云餘見上其相處也如昵其論事也如爭諸公豈為面朋哉夫何荆公處友不端也陳升之荆公推轂矣既登揆席忍為操戈之計長編陳升之善傅會以取富貴安石用事務變更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為自條例司直奏行安石深德之故推升之先使為相既登相後於條例司遂不復關預安石大怒於

是二人始判

呂惠卿荊公愛友矣既入參職遂肆彎弓之巧

長編始安石薦惠卿代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凡可以害安石者無不用其智

此小人之棄節背義得罪於荊公固多矣然荊公所以失相處之義以其無相規之理故也何者人莫患乎好人同已也同已之心一勝則勢利之友日親而禮義之交日疎規正之論不聞而諛佞之言愈密反覆之禍諸賢已先知之

司馬光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後六年惠卿叛安石苟可以覆王氏者靡所不為

程明道與荊公同學於濂溪也以不樂新法而絕

程明道與王介甫同

學於濂溪周茂叔後介甫用事明道力攻新法之害不聽乞補外

韓維與荆公同受薦於文潞公也以不合新法而疎

溫公瑣語皇祐中文潞公為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公亮韓維四人恬退乞不次進用又韓維行狀安石用事維極論新法不便不報乞補外

鄭俠師事於荆公

鄭俠從荆公學極論新法神宗為罷青苗免役

錢景諶素交與荆公一論新法終身相棄

聞見錄錢景諶與王荆公善後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為外官

司馬君實素厚於荆公

司馬君實與荆公素厚及荆公用事行新法君實與荆公書介甫從政期年天下惡介甫者詆毀無所不至某獨知其不然云云

劉道原雅善於荆公

十國紀年序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脩三司條例道原固辭

以不習金穀之事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介甫大怒遂與之絶

一議新法屏迹不容荆公之茍同如此安得不蹈小人之計耶晚年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絶欲下筆作書相問長嘆而止意若有所愧噫荆公之悔亦晚矣

聞見録田畫承君云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公事相絶公居閑復欲作書相問防忻然為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

尚論處友之道知相處不容變之心又知相規不茍同之理庶無愧於前脩云

評文

屈原之離騷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態讀之令人激切生忠憤心奇體也或者至有露才揚己之譏蔣之翰稱騷經若驚淵奔湍壅閉而不流若長鯨蒼虬偃滞而不得伸若温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皎月雲霧蔽蒙而不得出又班固謂屈原作騷露才揚己

靖節之歸去來有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忘名利心佳製也或者有以賦為辭之議前輩謂陶淵明如野鶴任風閑鷗立海又曰歸去來以賦為辭嗚呼為文之難如此而況於論文者乎夫自六經不作之後騷人墨客雄才

健筆馳價於翰墨之場者不知其幾固難以一二數姑即文選文粹之所去取者而評議之信矣夫論文之難也且擷華擬蓍而為選蕭統之用工多矣然西漢之文不取仲舒之三策而取揚雄之美新何見也見漢史董仲舒傳又文選去疵取醇而為粹姚鉉之着意勞矣然李唐之文不取昌黎之碑而取段文昌之碑何識也唐舊史云韓昌黎淮西碑多載裴度事時先入蔡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撰故李義山詩曰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意竒語重喻者少譏之天子言其私 又東坡嘗於郿壁間見一詩云淮西功德冠皇唐

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又姚鉉文粹只載段文昌淮西碑噫選粹之失豈止於此耶編司馬長卿賦上林而不知謬言盧橘夏熟編揚子雲賦甘泉而不知妄用玉樹青葱羽獵托諷之詞子虛奏雅之篇而反雜於長門褻慢之語選果足信乎左太沖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稱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出比目魚張衡賦西京而述遊海若其言無證又見司馬相如楊雄賦述王摩詰老將行而不辨指天幸不敗為衛青之誤述李長吉鴈門行而不指黑雲壓城續以甲光向日之失道士吳筠之著

游仙釋子蘭之作長城窟而亦溷李杜元白之集粹果可取乎（並文粹）噫三代之文至漢復起西漢之文至唐復振一去一取且無定見况江左諸子紛紛之筆歟嗚呼有頴士之高識庶能知李華吊古戰場文（唐李華傳）無歐陽公之巨眼而昌黎文集終為頹壁敝篋之物（歐陽公韓文後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余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因乞以歸之見其文深厚而雄博）信矣夫論文之難也天開我宋鉅工彬彬一洗萬古日月爭光故有為三百年來文

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之詩者孫何與丁謂齊名王禹偁有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于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有為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之詠者王荆公贈曾子固之詩云山川旺氣化入文章噫盛哉有如王黄州之恪孫泰山之義石徂徠之厲尹河南之簡歐廬陵之醇蘇文安之達李盱江之銳宋常山之峻司馬涑水之端曾南豐之毅王臨川之整蘇東坡之浩蘇潁濱之通李淇水之宏陳後山之濬黄豫章之理秦淮海之煥晁濟北之舒張譙國之婉張石

室之俊筆勢駸駸與周漢軋是豈區區模倣者之所能及哉然考其評議觀其取予往往有佩劒相笑之見夫歐陽永叔醉翁亭記平生最得意者而秦少游以為用賦體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盖戲云爾又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曰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書記退之又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秦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范文正岳陽樓記世稱曰佳作者而尹師魯以為傳奇體後山詩話云范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曾子固之記六經閣張

伯玉終不愜意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户參軍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謄槀六七終不愜伯玉之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大畏服聞見後錄陳鐸之批荅魯仲明謂非詔語魯仲明論陳鐸批荅乃表語非詔語王荆公以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蘇公以王金陵處州學記爲學校策並文集注噫稱賛之意不足而正救之辭有餘諸公非相短也正所以相切磋也不然柳子厚素稱韓之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暇至論韓碑議其

有帽子之習諸公之見非韓柳之見歟柳文集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云有來南者言韓愈為毛穎傳云云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指韓子之怪於文也　又劉夢得曰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餦右粥何如我平淮西碑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議有帽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伐叛

樂天之詩沈存中喜其識趣可尚章子厚譏其識趣最淺詩史云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然樂天識趣最淺陋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雖私讐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　又百斛明珠云樂天為王涯所誣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曰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過者蓋悲之也

杜陵

之詩黄魯直稱其靈丹一粒楊大年薄其為村夫子黄魯直稱杜子美詩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又詩史楊大年不喜杜子美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子美詩强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以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昌黎之文歐公平日推重以家藏萬卷惟韓文為舊物萬世所尊而蘇穎濱乃譏之歐公書韓文後云云余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　又蘇子由謂元和聖德詩李斯頌秦所不肯言愚溪之文蘇東坡晚年最愛以碑文妙絕今古而歐公乃薄之蘇東坡晚年最喜柳子厚稱其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至讀曹溪南嶽諸碑妙絕今古　歐公謂子厚叔

（文之事韓門罪人）噫去取之見不同而優劣之論亦異諸公非相反也正所以相詰難也不然老泉嘗稱遷之史其與善隱而彰其懲惡直而寬至其子潁濱作古史以糾其失諸公之見非蘇氏父子之見歟（老泉文遷史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簡而明又子由作古史論史遷之失）○雖然文人相輕從古固然然學不逮先輩文不逮先輩亦效先輩雌黃之口皆其氣習不渾厚而輕躁者之為乎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宗玉

為罪人則吾豈敢

韓文

昔歐公之跋昌黎文集也曰予少得韓文於頽壁敝篋間閲之可愛方舉進士未暇進力後官洛陽與尹師魯出所蔵而補綴之而韓文遂行於世噫歐公用力也久矣

歐公書韓文後曰余少家漢東州南有李輔兒頗好學余為兒時多遊其家見有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余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余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蔵韓氏

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耳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趍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

故革華傳舊所不傳而歐公錄之洪興祖注曰下邳革華傳舊來無此傳歐公始錄之召大顛書舊所不載而歐公辨之慶歷丁亥江西袁涉世弼得此書疑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質之曰實退之語它意不及也此書唐元和十四年刻在朝陽靈山寺東坡又云世妄撰之作詩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舊所未論而歐公始評之歐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

十八之類是也故作文者非韓不學學韓者非歐不師蘇公謂歐陽今之韓愈信夫蘇軾序歐陽之文曰韓文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天下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嗚呼昌黎之文龍翔鳳躍日光玉潔出入周孔凌駕卿雲千態萬狀道德仁義之言炳如也然毛穎一傳舊史譏之則公之文在唐而未著漢唐書云愈作毛穎傳譏其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謬者矣洪興祖曰舊史所見如此罕有識者伯長所鬻經年不售則公之文在國初而未顯穆伯長有韓柳集鏤板鬻於京師經年無售者不有歐陽氏其孰為古文之倡歟其孰繼昌黎之躅歟自是

而後如蘇如曾如王如宋諸君子繼唱迭和追逐前脩盛矣哉愚嘗觀公之文矣讀聖德詩而知其文辭雅正與周雅爭光讀城南聯句而知其辭氣豪放雖累十百千而不困故東坡謂寄盤谷子二章不減杜子美東坡曰退之尋常詩自謂不及李杜若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二章獨不减杜子美魯直謂南溪始泛三首有詩人句律之深意魯直於退之最愛南溪始泛三首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蓋退之絶筆於此則公之詩可知也讀平淮西碑氣象宏富得相如體讀曹成王碑語句簡古得子雲體洪興祖曰嘗見

一士人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南山詩平淮西碑氣象宏富法相如也進學解師説之類精純入道理法劉向也凡為文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故孫覺謂淮西碑其敘如書銘如詩後山詩話云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臨川謂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二銘尤奇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尤奇也則公之碑若銘可見也原道一篇扶持名教與軻書相表裏進學解師説等作精粹入道理不下劉向及賈之前輩伊川謂如軻之後不得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伊川云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如軻之後不得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小宋謂送

窮文進學解皆古人意思未到則公之雜文皆周情孔思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等傳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與楊子雲逐貧賦大意相類蓋古人作文皆有所祖述如司馬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老杜云遞相祖述復先誰長卿子長皆剽竊前人意耶至若序若傳愈出愈奇送李愿歸盤谷序東坡以唐無文章惟此一篇而已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毛穎等傳前輩以其說出於莊周寓言荆林東齋洪興祖宣和間人嘗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予以為子虛烏有之比其說出於莊周寓言嗚呼斯文也振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回

狂瀾以挽異端之趍吹死灰以彰六經之學蓋名教中一砥柱固非後學測其涯矣姑即先正之所評論之所嘉嘆以叙其一二焉耳然孔孟經學不行於春秋戰國而行於後世昌黎文集不顯於李唐而顯於我朝噫有以夫然嘗論之韓公得歐公而唱得諸公而和固為斯文之幸然淺學者見卑識陋輕議妄改好事者託名亂真求售其文斯文又何不幸耶聽頴師彈琴一詩蓋奇作也或者妄託文忠公以此為聽琵琶之詩旣議韓公

文誣歐公洪興祖曰歐公以聽頴師彈琴詩為聽琵琶詩東坡嘗作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祭栁子厚文盖精語也或者妄以表表愈偉之句改為表奏洪興祖曰退之文章多為流俗庸人妄改如祭栁子厚文云表表愈偉嘗見一本改作表奏嗟夫胷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甫詩况公之文淺學者豈可輕議乎前輩論云直諫表論顧威狀言不成文事非指實已不免前輩之論荆林東齋曰直諫表論顧威狀舊本無之好事者編入別集觀其文法非退之作公在穆宗朝不聞有直諫事設或有之史官豈得不傳盖後人妄託公名以售其文才識庸淺尚不堪為退之作故也直諫表云忝位聖唐見賢如齊賢達之士所痛心怪駭而已枵然無圖等語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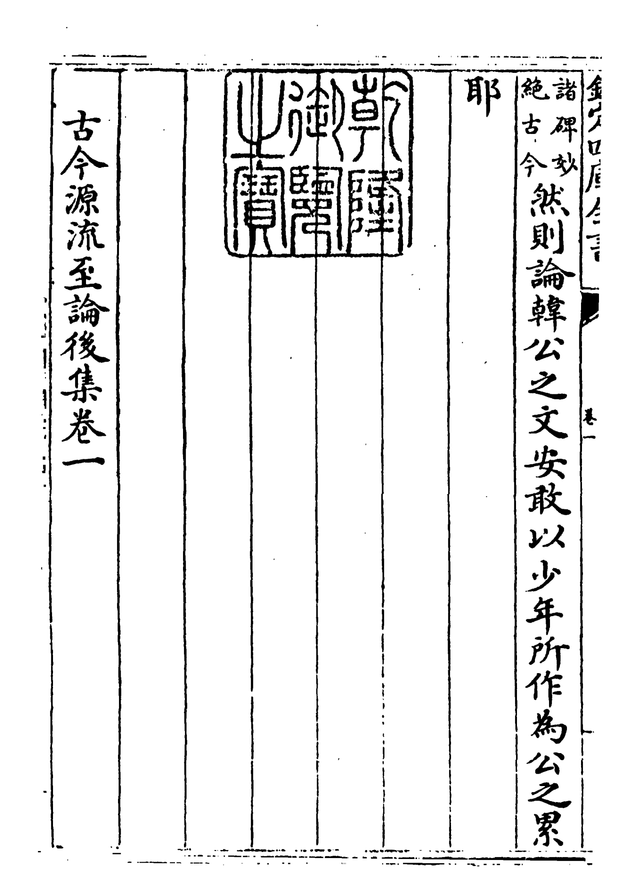
不咸文理又論顧威狀云今臣獨陳一力胡能止百官之詖說煩救顧威此一詩李同不可謂百官之詖又云臣當寸草之命骨肉謝於陛下矣議刑常事安用此等語詩之序議三器論命意措辭絕無長處又別出一人之手凡此數篇皆編外集或論韓文直諫表顧威狀正出一手詩之序議三器論又出一人之手論意措辭絕無長處徒務怪句云云嗟夫李華弔古戰場文且不逃穎士之所識況公之文好事者其可託名乎唐書李華傳雖然外集所錄固雜矣至明水賦送俱文珍僧令縱答劉秀才論史與夫上賈滑州書薦薛公達書通解擇言鄠人對等篇深粹典麗非他

人所能及而李漢公之門人最厚者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而此作反不在四十卷之列何耶我知之矣蓋論史之作人禍天刑數語特出於有激而云答劉秀才論史書云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明水賦雖工乃舉子聲律之語外集省試明水賦文珍閹寺識者羞稱外集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傳令縱浮屠名教所斥又送浮屠令縱西遊序乃公意自不欲存於世者故漢集中不收之李漢文集序門人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揔七百二十六合為四十一卷

又有注論語十卷順宗實錄五卷不在集中至其他所作又有可言者蓋少年識見一昌黎也潮州貶還又一昌黎也黃山谷嘗曰公之文自潮州還有不待繩削而自合者則公之老作為自然也韓公年譜云魯直云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不煩繩削而自合伊川亦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則以公之晚作為有所見也見上彼上賈滑州書方年二十二韓公年譜上賈滑州耽書云愈年二十二讀書學文十五年自七歲讀書至此首尾十六年一本作二十三誤矣而薦薛公達書殆又始冠之歲年譜正元四年戊辰張建封為滁泗濠節度公薦薛公達於建封云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

按公達墓誌云元和四年年四十七卒自元和己丑逆數之至今二十六歲公時年二十二始有文章見集中

通解擇言解鄂人對三篇亦皆少時所作洪興祖云通解擇言解鄂人對或云皆少時所作齒少氣弱誠非足以垂永久者也噫張燕公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以為江山之助張說傳說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杜工部自夔州後所著篇什皆不待斧斤而自合杜甫詩後因關輔飢輒弃官去客秦州流落劍南夔峽間酒酣慷慨懷古餘見杜詩集柳子厚南遷後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絶古今東坡稱嘆不能自已者柳宗元年譜東坡居士云柳子厚南遷作曹溪南嶽



諸碑妙絕古今然則論韓公之文安敢以少年所作為公之累耶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二

宋 林駉 撰

三省

侍中 中書令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唐亦除尚書令以僕射為尚書省長

三省之職起於秦漢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以尚書省統天下之務中書省總機要之司門下省掌出納之命則唐與本朝也且侍中秦官特丞相史之任漢選貴

欽定四庫全書

游充為加官掌侍左右分典服物宋百官志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又按通典漢侍中為加官得入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云云貴子弟至襁褓受寵嚴助詞臣得備顧問本傳安國名儒特掌唾盂宋百官志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唾盂朝廷榮之其徽可知也中書令漢官特少府屬之職晚年倦政游宴後庭遂置中書俾領章奏武帝初用宦者成帝懲用士人甚欲輕其權也通典其所置中書之名因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秉權用事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日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為之秦時少府主發書殿中

者謂之尚書令不過任蠶室至賤之人通掌圖書宣達封奏而政不與焉六典云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　又通典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者主也又云武帝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武帝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秦時以善射者掌事謂之僕射乃謁者冗從之徒後置尚書雖優此官而任猶輕焉此三省之職起於秦漢然也通典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初皆有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故曰僕射又云成帝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曹通掌尚書秘記章奏之事其任猶輕西漢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事

東都事權歸臺閣而尚書分曹出納王言敷奏萬機令則總領紀綱僕射則分掌錢穀而尚書之權始重司馬溫公文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自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　通典尚書至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言敷奏萬機令及右丞摠領紀綱無所不統僕射及左丞分掌廪餼錢穀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總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魏武置秘書令典尚書之奏事文帝置中書令罷秘書之官屬遂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以秘書右丞為中書令職重情親專掌機要而中書之任始重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黄

初初改為中書令又置監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並掌機要中書令監始於此也又司馬温公文及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疏外矣

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與議政事始不專用中書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嵇紹為侍中身捍乘輿褚翼為侍中面叱峻兵於是中書之權分而門下之權重矣

司馬温公文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之權始分矣 王粲為侍中曹植贈粲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又通典注曰彭權於晉武帝為侍中能答旋頭之義嵇紹於晉惠帝為侍中以身捍衛帝側褚翼為侍中抱天子以叱蘇峻

兵鍾雅為侍中出招義兵事覺為峻所害此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然也降及南北大抵循襲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命太宗為尚書令封德彝為中書令高士廉為侍中後以太宗甞為尚書令故以僕射為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如武德間以裴寂德彝為左右僕射正觀初以蕭瑀無忌為左右僕射皆為宰相之職其制可見也唐宰相表武德元年六月甲戌趙國公世民為尚書令三年三月甲戌中書侍郎封德彝兼中書令九年七月辛卯高士廉為侍中又表四年四月寂為左僕射九年德彝為右僕射　又正觀元年蕭瑀為尚書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

其後以品高不除他官叅預故有叅議朝政叅知政事之名唐百官志太宗時以杜預吏部尚書叅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叅預朝政或曰叅議得失叅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之職也又其後或加平章或加同品至拜僕射亦必帶之惟侍中中書令則否故有平章同品之名同上

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少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書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職源自尚書令闕二僕射為宰相及正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叅知等名然唐為此號者蓋欲合中書令之權耳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分

也理勢不可復分也國初三省長官第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在國初則范質趙普繼此則丁謂馮拯韓琦而已是雖以門下省長官而總百揆然三省之職實合為一故未改官制之前凡命相者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蓋國朝之制名曰沿唐而實異於唐歟職源國朝沿唐制凡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真拜侍中者不復言平章事累朝因仍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僕射不與政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又皇朝元輔表建隆元年范質侍中興國六年九月趙普司徒兼侍中乾興元年丁謂馮拯並侍中治平四年神宗即位正月韓琦司徒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元

豐正名三省並建分職設局如貫繩然然愚所深惜者小人用事託公濟私其弊有三蓋不可不論且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除吏珪不與聞蓋僕射為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審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確偏重右相之弊一也元豐五年詔自今事並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輔臣有言中書獨取旨事權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議之

尚書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於此亂體統也初王珪蔡確力贊改官制確先說珪曰公久居相位必拜中書令故珪不疑一日確密言三省長官位高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上以為然確獨專政柄凡除吏珪不與聞乃言臣備位宰相不與進退百官請同議上許之三省並建政事者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尚書王安禮不預官制乃曰政畏多門要當歸一臣謂事無巨細宣於中書本於門下尚書行之則善矣從之 又筆談官制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郎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之職別置侍郎以貳之二省宜相兼矣然僕射既為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出令之職既身行尚又省而後之乎方其進對門下侍郎亦預聞矣既已奉行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惟有給事封駁未有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殆幾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

因有并門下省之意故雖不行然而有當稟左相必送中書右相或持不主左相無如之何中書侍郎進門下侍郎雖名為進其實不樂也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政皆協力呂公著神道碑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共力以脩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為令又韓縝以猶子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旨三省宜同心矣韓縝為右僕射其猶子以避親改授超升本班時黄履言之始命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疏同進擬不專屬中書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易故終哲宗之

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為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蔡京姦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也紹聖元年章惇左僕射當時有言元祐擅更三省分班奏事之制者惇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易故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為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三年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言官制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近日尚書侵紊職事而合送中書者更不送中書便將上取旨伏望變正又紹聖元年至元符二年凡六年惟惇為左相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自以太師兼總三省號為公相宰執大臣皆居其

下益肆其無忌憚之心噫可嘆也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弊其變已三流害尤甚歟大觀二年京為左僕射獨相政和六年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五月京以太師楚國公領三省事三日一至都堂元輔表　又蔡絛國史補政和廢尚書令侍中中書令改為左輔右弼未始除授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京為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云嗟夫右相偏重之弊王珪非不言之言之卒不勝見上左相偏重之弊李清臣非不辨之辨之卒不能至公相專恣之弊宣和詔令非不言罷而或以為噬臍之悔宣和七年詔令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理三省衆務使宰相備員殊失紹述憲章之意可於尚書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

（三省餘見上）甚至紹興權臣竊之（秦檜紹興十三年除太師）開禧權臣又竊之識者蓋為浩歎罷平章之名定丞相之稱此乾道之令典也（乾道八年改左右丞相罷左右僕射平章事）今日宜率由之以為萬世家法云

宰相兼樞

周公冢宰出征東山（詩）畢公為公兼任司馬（書）嗟夫軍旅之事非縉紳之所當預將帥之權非廟堂之所可侵而周公必使兼統不曰侵官何耶蓋出征重寄也握兵

大權也身為大臣不得與知則渙散不相通彼此不相濟其弊豈勝言哉嘗以周之六官攷之冢宰所以掌邦治統百官也司馬所以統六卿平邦國也二卿適相等耳至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噫先王之為慮也遠矣故呂伋掌兵若無關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書顧命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詩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屬之際而有貫通之意寓此周人所以為良法歟自廉藺立敵而將相之職

分田吳爭功而軍國之權偏

通鑑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魏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曰屬之子矣　又藺相如輔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疾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輙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勢不俱生廉頗聞之至門謝罪　更

秦歴漢官制益紊諸呂兆舋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驩太尉而左袒之功僅濟漢書周勃傳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敞至不敢言而大將軍光以廢立之權自任本傳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況望其無所不統如周人之制哉厥後以北衙抗南衙之權以西府敵東府之勢自朝廷而言則曰軍國而軍先於國自大夫而言則曰將相而將先於相古人事權一切倒置中書主民樞密主兵兩不相通而天下之事紊矣我

太祖肇造區夏削平僭偽范質趙普皆以宰相兼樞密之柄皇朝元輔表建隆元年二月王溥范質大學士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乾德二年正月樞密使趙普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家法相傳至今不易故時方有事則參議機謀之秘時方無事則各任兵民之寄太宗朝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而宰相呂端告樞使寇公曰邊鄙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於是覆奏養視招徠繼遷果動九重撫髀之嘆保安軍獲李繼遷母是時寇準為樞使呂端為宰相上召準與之謀端邀準曰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

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以戒凶逆端曰此非計之得也端將覆奏之即具奏曰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植怨讎益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朕事真宗朝契丹寇邊之舉非細故也而真宗謂宰相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政密院雖專兵須本中書於是建議親征尺箠笞之果三十餘年無北顧之憂景德元年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未幾契丹犯澶淵宰相冦準力主親征之役果契丹請和當是時也二府雖有

同議之公未有兼任之職迨慶歷間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密院事康定元年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參議之即不須簽樞國朝舊例以中書主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不關中書知諫院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翰林學士丁度言今之六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旅重務二府得通議之上參取其言而降是詔士遜等以詔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

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章得象皆兼樞密使慶歷二年七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

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自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命富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平章事為使如故未幾邊事既寧而兼職遂罷於慶歷之五年慶歷五年從賈昌朝陳執中之言罷兼樞密以邊事寧故也建紹間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尹兼樞密於建炎之時建炎四年六月以宰相范宗尹兼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分為兩府兵道付於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於是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務房焉　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而後兼蓋自此始復以張浚趙鼎兼樞使於紹興之日紹興七年宰臣張浚兼樞密使趙鼎秦檜亦以左僕射兼未幾和議既成而兼職復

罷於紹興之二十六年紹興二十六年詔曰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使今邊事已定可依祖宗故事更不兼領然亦觀慶歷紹興兼樞之效乎方夷簡判樞院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陝西相約平賊而趙元昊送欵哀鳴終身膽破而西邊晏然矣吕夷簡自許州召還除平章門下事兼判樞密院時范仲淹亦召還二人歡然相約戮力平賊范公出陝西未幾元昊請和復還張魏公都督兵馬之事命張韓劉岳分屯江淮大敗劉豫僅以身免而敵人始懼矣名臣事實本傳此見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雍熙議征幽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

能成幽薊之功雍熙三年正月先是賀令圖等相繼上言取幽薊上始有意北伐曹彬等為虜所躡我師大敗趙普手疏諫曰蠢茲獯鬻譏非我敵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云云願頒明詔速議抽軍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計中書不預聞康定戎人歸附諫官方爾論列而中書初不預知不免有區處之失康定初時吹同乞沙自喃厮羅界來降詔補之班奏職羈置湖南富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密約束郭逵脩堡柵密院詰之而中書褒詔滕達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有感祖宗舊制歟熙寧初滕達道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脩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

宰相臺諫

秉鈞當軸宅揆代工坐廟堂而進退百官此宰相之職烏府深嚴豸冠威肅振紀綱而警風采此臺諫之職噫孰謂天子耳目之官尤重於股肱之任歟何者廊廟之謀謨未必盡合於事情賢否之升黜未必盡愜於公論況權門一登炙手可熱相府潭潭趍者如市使非白簡

霜飛之嚴何以動其警畏之心哉然敢於論人主之過而不敢於忤權臣之意敢於陳宮闈之非而不敢於指廟堂之失苟不奬其勁直之節借其容納之意則孰肯盡言耶且霍光廢立權在掌握雖宣帝亦憚之嚴延年以侍御史之微劾奏其罪而朝廷肅然起敬嚴延年傳宣帝時為侍御史帝初即位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餘見霍光傳王鳳竊柄根據中外雖成帝亦憚之劉向以大夫之卑公陳其咎而權貴為之縮頸劉向陳延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以太后專

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兄弟用事之故震霆一驚聽者掩耳威望若此廟堂其不聾乎李義府取媚昭儀擅殺六品高宗且不問其枉法之罪王義方一為侍御對仗呵叱昌誦彈文之過通鑑高宗記李義府侍寵用事洛陽婦人淳于氏美色係大理獄義府囑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寳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母曰若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三

叱義府始出乃讀彈文

裴延齡怙恩老姦舉朝側目德宗方有白麻之拜陽城身為諫官守閤慷慨卒沮其右相之命裴延齡譖陸贄與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為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及至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屬意及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邪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張萬福聞諫官伏閤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

嚴霜在望睹者毛寒言論若

此權要其不懼乎不然黃閣森嚴紫府榮耀喬岳峻天魁斗橫漢縉紳不敢言給舍不敢論而任風憲者若猶首鼠自默仗馬不鳴則事權不振國勢不立亦豈廟堂之福哉嘗觀國朝宰相臺諫輕重之由矣自御史劾趙中令反以見斥而臺諫之言輕（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侍御史雷德驤劾奏普强市人第宅上怒叱之後其子有鄰復訟其庇吏受賄上怒按問罷相）自諫官論丁謂卒不見聽而臺諫之言沮（蘇子由云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其敗已久矣至於申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必有甚也）卒之中令其子不能逃庇吏受賕之

失而謂之姦邪他日自敗則知人言有益於國家也多矣並見上至于仁祖以政事付宰相以公議委臺諫政事之出少有愆失而公議之誅略不少貸是故晏殊為政傾身諫官張方平蓋指仁宗時言也

子由龍川志云張安道為予言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惑朝廷故士知為詩賦取科第而不知其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翹者爭論國政長短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以才能為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富鄭公參政事多置諫官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為諫官諫官日横鄭公尤傾身下士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予以為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思曩日之重不知

大臣恣為非横其害亦不細也蓋朝廷重輕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舉動皆當下無以議而朝廷重矣富弼為相奉旨臺諫汪輔之亦指仁宗時言也嘉祐四年汪輔之以書誚責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臺諫風旨而已是雖朝廷之勢若輕而議論之權若横然失在廟堂救在臺諫亦不過維持公議而已自今觀之景祐之際丞相呂夷簡也納賂市恩抗疏力爭夷簡之劾雖峻而仲淹之氣愈厲國朝元輔表天聖七年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明道二年二月免三年再相景祐四年免仁宗廢郭后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范諷言后無子當廢夷簡直其言先勑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仲淹孔道輔孫祖德蔣堂郭勸馬絳段少連宋郊劉渙詣垂拱殿

門伏奏斥夷簡納賂市恩罷相判許州寳元之際執政王隨陳堯佐也不才多私極口深詆韓琦之章屢上而王隨之黨隨罷寳元元年三月平章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皆罷初呂夷簡寄薦隨與堯佐二人為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覬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四人議政數債事於中書隨復屬疾堯佐復年高多不舉事災異仍見右司諫韓琦論隨等不才多私凡疏十上於是四人俱罷文彥博取媚宮闈唐介劾之雖介有別駕之除而彥博亦有罷免之命況猶遣使護介乎此見於皇祐之時也皇祐三年唐介劾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間金燈籠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為執政及恩州賊平幸會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蓋彥博

奸謀迎合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召二府示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不可隱於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梁適斥介下殿介辭益堅上令送臺劾介彥博言臺官言事職也愿不加罪不許上怒不可測羣臣莫敢諫右正言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直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王舉正復言介責太重改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無令道死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梁適求援閹寺馬遵彈之雖遵有補外之行而適終負去位之愆況上久知清議弗平乎

至和元年五月平章梁適罷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奸邪貪黷任情狥私上知清議弗平乃罷之馬遵等皆出補守倅適之得政中官有力馬及遵等極言其過左右或言御史捃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

任者此見於至和之時也劉沆挾私趙抃力沮劉沆在相疾言官屢加裁抑出范師道其趙抃張鼎言沆挾私出御史罷相知應天府執中剛愎蔡襄面斥蔡襄言執中剛愎不才不可任以政甚者富鄭公一代名臣初年拜麻士夫相賀且不免韓絳之議則清議凜凜於朝廷之上誠可畏也嘉祐六年歐陽脩言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英州別駕至和初呂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罷知蔡州今又唐介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二十年臺諫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蓋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蘇子由嘗曰申公非諸賢

並攻其短其害必有甚則臺諫不惟有益於人國其於相業亦不為無助（見上）自議者以私說日勝輕議臺諫而風采言論非復前日之舊（見上子由龍川志云云）安行新法此宰相之過也臺諫爭之宜矣而反補外焉（熙寧間王安石為相行新法臺諫相繼論列盡出補外臺中為之一空）邊事失實此宰相之尤也御史論之當矣而反左遷焉（見下）嗚呼諫官御史敢攻人主不忤權臣傅公此言誠有激而云也（元祐二年御史張舜民因論邊事言文彥博照營劉奉世失實罷判登聞鼓院自古諫官御史之患在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如舜民者宜被擢賞

而反蒙廢黜豈所以勸忠義之節哉傳堯俞傳吾觀後來之事則知仁祖之為國慮豈不遠哉雖然仁宗盛時臺諫所以敢言者雖曰人主崇奬之誠亦大臣優容之公夷簡非仲淹所斥乎夷簡復相且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此言豈易發耶康定元年范仲淹復舊職會夷簡復入朝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陜西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相公乃爾奬拔夷簡曰夷簡敢以舊事為念彥博非唐介所攻乎彥博復相乃曰召臣未召唐介臣不敢行此言豈易得耶元豐中潞公留守西京唐介之子義問元運判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時先

參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未幾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介臣不敢行仁宗以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之二君子者其真古大臣用心歟愚觀祖徠之頌蔡襄之詩因三詠三嘆於慶歷宰相臺諫云石介作聖德詩誦慶歷諸賢如衍殊昌朝仲淹脩靖得象襄弼王素蔡襄作諫官詩云御筆新除三諫官紛然朝野盡相歡素脩靖三諫官也

叅政

黃樞貳職侍講金華紫府宏深參謀王銈陳希烈制詞云是職也豈非師尹之副歟按漢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則今

參貳之意也漢百官表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按唐表參預參議得管朝政則今參貳之名也唐宰相表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褚遂良以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夫惟貳於相職則小大相通長貳合議盡推車協力之忠效同舟共濟之義相曰可參曰不可參曰然相曰不然則天下無不舉之事矣嘗觀宣帝之任御史大夫也本始地節四五年間丞相韋賢御史大夫魏相也是為長寬而貳嚴地節神爵八九年間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是為長嚴而貳寬神爵五鳳三四

年間丞相丙吉御史大夫蕭望之也是為長寬而貳嚴並漢百官表上同異相濟寬嚴相用不過適中而已此所以成中興之績又嘗觀太宗之任叅預等官也正觀三年房元齡為尚書左僕射魏徵以秘書監叅預朝政元齡謂創業為難徵謂守成為難故彼此異議而不嫌房元齡傳帝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曰創業則難魏徵曰守成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則難徵與我安天下見守成為不易正觀四年元齡尚為僕射蕭瑀以御史大夫參議朝政蕭瑀偏駁則元齡裁正元齡過失則蕭瑀痛劾故

議論相規而不怨此所以成造業之功蕭瑀傳正觀四年瑀爲晉州都督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意或偏駁不通用法深房元齡魏徵温彦博頗裁正之會元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然漢之御史大夫不副丞相皆有覬覦謀陷之心杜佑通典漢御史大夫不求副丞相多陰毀丞相欲代之唐之參議參預名曰副貳實無異宰相之任錢若水曰按唐故事裴寂參知政事杜淹參議朝政魏徵蕭瑀參議政事劉洎參知政事劉幽求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今陶穀不能遠引乃以參政下丞相一等失之然則名實相副長貳協濟者其惟國朝乎國初相權太重擇官爲副倣唐參知參議之名而立參知政事之官遂命薛居

正呂餘慶為之時乾德二年因陶穀之言也職畧國朝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畏其專將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

舊制不押班知印自開寶中宰相趙普與薛居正輪知於是有押班知印之命初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上令就宣徽院使廳上事殿庭別設磚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此乾德之制也至開寶六年詔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令宰相趙普與薛居正輪知

舊制不升政事堂自咸平中宰相呂端與寇準同事於是有得升都堂之例至道元年詔宰相使相視事及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先是呂端寇準並

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至是端相而準尚參政端慮準不平且言凡餘慶任參政曰悉與宰相同願舉行之從其請至元豐以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參知政事之職至建炎罷左右丞而門下中書侍郎即為參知政事之名此事權輕重制度沿革之由也元豐官制罷參知政事以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執政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將元祐司馬光併省奏召侍從參議孫覿等請以門下中書侍郎並參知政事而咸罷尚書左右丞馬職畧及中興會要愚之所以深喜者有協同而無扞格有相維而無相激相有舉事之非則為參者抗議正救不曰越職參有建議之失則為相者廷爭

力辨不曰侵官此非古者相規之意歟故景德魏州之守此時蓋無方略可展中書萊公以一言勉參政欽若則即日就道不敢辭難東軒筆錄真宗之次澶淵也語萊公曰敵騎未退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視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語出勑遂召欽若諭以上意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遂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欽若不敢辭飲訖拜別卒能成勝敵之功者伊誰之力同上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慶歷西事之興此時諸臣皆有退避呂夷簡復相范仲淹除參政

行邊二公相歡戮力平賊卒能受元昊之欵者伊誰之功范仲淹神道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又公安撫陝西欲為取雲夏之謀夏人已請臣公以疾請御州元祐初年司馬拜僕射公著除左丞熈寧弊法同心力革而不恤朋黨之禍言行錄元祐四年純仁為僕射王存除左丞竄逐蔡確合力固爭而不顧罷黜之命名臣事實王公存傳云云此數公相恊之效然也至所見或異所議不同則互相正救不敢為茍同之習是故范公焚書之事參政宋庠謂可深罪而呂文靖曰止薄責之

是相得詰其參之非也記聞范文正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

文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庠為參知政事一日許公從容言曰希文大臣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它人敢爾耶宋公以為許公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聞敵有悔過意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敵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為樞副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相勑厲爾何可深罪上問許公何如許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

王守忠空頭之簽韓公出勑只令參書參政趙公槩難之是參得難其相之行也聞見錄有入內都知王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司馬溫公等請誅之韓魏公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陽脩已簽書矣

參政趙公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歐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名臣事實劉摰傳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則奏除蘇執政則力爭不可能使朝廷稍安者蘇之言也名臣事實蘇轍傳嗚呼一謀議之當則協力胥濟不爲築室之疑一舉動之失則相規無私不爲濟水之同賢矣哉先正用心也若夫丁謂除參萊公推轂也親拂相

鬚狗苟取媚萊公所宜面責未幾啣怨恐為下石之謀遺事萊公嘗語所親曰丁生誠奇材惟不堪重任公為丞相謂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性正直不悅巧佞故卒為所陷

惠卿除參判公力薦也稍至得意反覆陷穽荊公再相於是詔獄恐為彎弓之計何慘耶初呂惠卿為荊公所知驟引至執政荊公去惠卿遂背之洎荊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脩惠卿事交鬧其間後為惠卿取中語連荊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荊公再求罷去噫丁呂小人也始之比周以勢利而附後之立異以勢利而叛其視諸

賢相協相正之風亦少愧哉

三司

嘗觀三司沿革之由矣度支本唐戶部之郎耳自宰相兼判係以使名而度支之權始重此其一變也百官志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租賦物產豐財之宜　又呂諲傳乾元二年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月知門下省兼判度支唐宰相兼度支自諲始鹽鐵亦唐戶部之郎耳自御史分務吏至萬員而鹽鐵之權愈重吳武陵傳諫曰云云鹽鐵度支亦戶部郎爾今三分其務吏萬員皆御史員外郎為之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郎久於事反不可信此其再變

也接于五代鹽鐵度支戸部皆專使總領曰三司而鹽鐵又升戸部度支之上此其三變也鹽鐵戸部度支在唐五代皆專使領皇朝方設副使以三司使總之故號三司鹽鐵副使其度支戸部亦如之然則戸部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為三司而所謂三司使者乃其三變之餘爾國朝立極五季弊政掃除殆盡而獨一二僅存殆有深意焉蓋我朝以宰相主民樞府主兵三司主財國家大務莫重三者故不得不專其職也有正使位亞執政官稱省主有副使位亞待

制者稱省副外此有判官其員有二資序視轉運有子司其員有六資序視提刑通稱曰省判吏員之多寡然也國朝沿五代後唐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預焉一歸三司總鹽鐵度支户部號計省使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官稱省主其恩數廩祿與參樞並鹽鐵度支户部本唐五代皆專使領皇朝方分設副使以三司使總之位亞侍制及稱省副恩數間夫卿監逐司各置判官二員號三司鹽鐵判官三司度支户部判官以佐副使視轉運使資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員謂之子司視提刑資序各主一司謂開折司勾覆磨勘司兼憑由冑案兼刑案修造案河渠案各號三司判官管勾開折司或衙司公事之類以專職也乃通判省在太平興國則分而為三太平興國八年始分三司為三部各置使王明

為鹽鐵使陳從信為度支使郝正為戶部使雍熙三年詔三司錢穀公事自今並預計定合行與否具狀聞奏不得復持兩端在淳化則合而為一淳化三年五月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至至道因陳恕之奏復有三部之分至道二年陳恕奏分為三部各設主司從之又咸平命寇準之充復有一使之置咸平六年先是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充濟至於出納移用則專名指執動相違戾六月始併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命寇準充官職之分合然也曰長若屬皆不輕授蔡文忠之在仁廟進士第一欲擢政府先除正使呂申公之在英廟館閣有聲欲寘禁從先除判官長貳之選用然也

蔡龍圖官制祖宗舊制選除執政侍從必先選歷錢穀

蔡文忠公由進士第一亦嘗自三司度支副使權拜起居舍人知制誥乃至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章獻明肅皇后遺詔令楊太后繼垂簾同聽是時仁宗年二十四文忠公力諍之方親決萬機即欲權參大政尚書除權三司使數月乃拜樞密副使元祐宰相呂申公在至和間任館閣禮官已有賢名嘉祐中朝廷欲寘之禁從按其歷任未嘗經錢穀乃先除戶部判官居數月進脩起居注旋召試知制誥可見待三司使暨僚屬之意

至事權之不分利源之歸一隱然有周官理財之意又豈唐與五代所能髣髴萬一哉夫夏官之冑案秋官之磨勘衙司冬官之脩造河渠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之所不與我朝悉屬三司故造

作軍器屬之胄案土木之役屬之脩造河防之役屬之河渠國家財用之出無大於三者而今皆得總焉均節制度檢柅耗蠹而不為他司之所用此財之所出者三司得統之矣蔡官制唐地官設度支金部倉部戶部唐末省官分置使五代專以鹽鐵為理財之要分在二省之屬今之金部也度支主用度戶部主版籍故次之其子司磨勘在比部衙司乃今都官皆隸秋官胄案乃今庫部屬夏官修造乃今工部河渠乃今水部隸之冬官地官不得統焉皇朝盡付三司者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開拆司兼管綱運衙司考所掌之財勾磨財計檢察憑由悉歸磨勘造作軍器則胄案主行土木之工隸修造河防之役則河渠行之國家之費無大三事為蠹矣必三司按之外之諸路轉

運內之私帑儲蓄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未必盡與我朝盡歸三司故漕運督集財賦之權三司制之內庭分貯羨餘之財三司亦領之國家財用之入無大於二者而今皆得總焉公私通融內外統一而不為他司之所分此財之所入者三司得統之矣蔡官制本朝分路設漕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劾之權皆督集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三司盡輸都城積于左藏庫別有科名決分貯內庫者皆三司使總之自熙寧變新法而三司之職已壞自元豐改官制而三司之權盡失噫惜哉同上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

其權自熈寧更變新法之時已壞矣况政和之後以勾當為承受實領邦計以便宣取而戶部尤難守其職掌焉

是故方雍熈之變法也所遣使者盡出相門皆務聚斂取悅廟堂而三司不得制御前置簿盡籍緫數帑藏盈溢侈心易生而三司不得防外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内則歲課上供之數皆別創庫藏貯而三司並不相關故漕司之趣辦而不隸三司之勸沮内庭之積貯而不關三司之參攷向之三司皆緫財之所入者安在哉此在龍圖嘆其熈寧變法三司無

權勸沮漕司無案關防用度者此也蔡官制曰熙寧遣使盡出於宰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悅廟堂要重賞而取美官非若三司撫此權以動人則漕臣亦不敢横斂也邦計所入有常可絕人主之奢費安石乃置房通籍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盈富至崇寧後蔡京自號制禮作樂往往蠹國勸以奢廣而又宦者各專局應奉及滛巧繕修與夫除戎器脩河渠凡此之類皆不先關戶部非若三司有專案以關防也同上又安石為相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煑海坑冶榷貨戶部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方元豐之改制也三司之冑案為軍器監而繕治械仗之費戶部不得聞三司

之脩造案為將作監而百工興作之用戶部不得攷三司之磨勘歸於比部並隷刑曹鉤考戶部皆不得知故他司辦事為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向之三司得攷財之所出者安在哉此司馬公言其改官制以來五曹得以自專而戶部不能制者此也南窓記談嘉祐中大水取三司河渠案置都水監元豐官制以三司冑案之事歸之軍器脩造案之事歸之將作三監皆隷工部於是戶部所掌版籍財用三事而已元祐中蘇子由為戶部侍郎請都水將作軍器三監皆隷戶部凡三監有所為戶部定其事之當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監其工之良楛程其

作之遲速朝廷從之按唐度支使杜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計司兼領他職自唐已然不得云出於祖宗之意凡子由所諫者皆佑之舊正也豈時移事異固不聞耶又溫公言戶部尚書三司使也而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矣天下之財分而為二無專主之者誰為國家愛惜乎又云自改官制以來置尚書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將舊三司所掌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支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百司得符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雖然今之戶部尚書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之侍郎即昔之副使也郎中員外即昔之判官子司也國初因仍五代第為權宜之舉今之復唐舊制正為經久之謀豈得以罷三司歸戶部為非古哉第事

權之分合利源之通塞如何耳使其能久其任有如陳晉公之為三司十有八年號真鹽鐵萊公之在三司前後事件類為方冊何患事之不舉陳晉公為三司使十八年精於吏事晚年薦寇萊公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以晉公為集賢學士萊公檢尋晉公前後事件類為方冊及所至榜示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自是計相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規摹漸革向之榜示亦除削矣能重其職有如程琳為使禁中有取覆奏罷之景祐元年程琳為三司使禁中有所取琳覆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用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爾王堯臣之為使閹寺橫斂輒奏止之何患其弊之不革慶歷

三年四月王堯臣為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
命言於上曰今國與民皆困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
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上聞五月入內都
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七之三以給軍費事下有
司堯臣持不可因上言曰此衰世事唐德宗所以致朱
泚之亂者鹽鐵副使林維張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
鐵維議乃定

能專其事有如鄭戩居省半載而得羨餘四百萬緡康定元年鄭戩在三司未半歲復漕運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校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張方平主計未朞而京師有五年之蓄何患其用之不豐

嘉祐九年八月張方平為三司使遂畫漕運十四策宰
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太
息稱善弼曰此國用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
謂方平曰自慶歷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損益必以

公奏為本其後未朞年京師有五年之蓄不然亦徒動元祐諸賢拳拳之請也司馬温公蘇子由奏見上

侍從

昔歐陽脩進言曰侍從之臣論思為職嘉祐三年三月歐陽脩言學士侍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奉閒宴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難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人望旣隆則朝廷之體增重而後用人亦易員數不少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立定員范純仁抗疏曰侍從之官是亦論思熙寧二年四月同知諫院范純仁言今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

實古九卿之職是亦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朝臣將主判司存使為已之職事寵亞四輔報同庶僚人情既習因循朝廷不加考校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處之不疑自同胡越乞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論列有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加賞罰上與安石為然嗟夫佩持荷槖對立松堦承清燕之雍容親龍光之密勿莫親於侍臣之職固也然潤色典誥主判司存謀議政事參決疑難孰非侍臣責也二公者置而不言一則曰論思二則曰論思何耶我知之矣夫人主深宮退處之時侍左右者雜薰腐便嬖之習悅耳目者多綺羅妖冶之色使王所皆居州而誰

與為不善無人於穆公之側則退而寒之者至胥是選者其可不以正捄君心切劘聖德為己任哉昔漢之侍中大夫非侍從之選乎出入禁闥掌直承明謀議辨論中外相應似也夫何俳優不根之論莫能勝義理之文詞賦虛誕之作不過狀陸離之景卒使神仙之心方啓而征伐之志益鋭者司馬相如嚴助東方朔之流不能論思之失也嚴助傳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蒼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朝廷多事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

章者東方朔嚴助枚皐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朔皐持論不根上頗俳優畜之唐之學士待制非侍從之職乎晨趍青瑣夕宿嚴衛上備顧問次典議論似也夫何應制撝辭者李白第以靡麗之文賦詩佐酒者張洎殊失操脩之行卒使梨園之樂汩亂聰明沉香之章轉移心術者李白張洎之流不能論思之過也並本傳

國朝責任之意蓋與漢唐異矣王駮之為待制忤意李良杜衍之為待制不誌辟顏可以言侍臣之任乎曰未也天聖九年閏十月王駮杜衍並為天章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引請官置務

取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忤其意駿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他日上見駿勞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有司臨事當如此薛顏死其家屬衍為墓誌衍卻之及在三司因奏事上謂衍曰薛顏有愧行卿不與誌墓誠清職也

楊億之為翰林揮翰如飛陳彭年之為翰林詞筆優長可以言侍臣之任乎曰未也楊億真宗朝為翰林學士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又祥符六年陳彭年為翰林學士上曰彭年詞華優長人鮮及者

蔡齊之為學士不媚近習劉筠之為學士不奉權貴可以言侍臣之任乎曰未也天聖六年以學士蔡齊知河南府羅崇勲趣上倚景德寺記曰參政可得也齊不上崇勲讒於太后命齊出又天禧二年丁謂復相召學士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殊過筠側

面而過有愧也蓋吾觀熙寧之詔曰侍從自今視朕過失極言無隱熙寧因范純仁之請乃詔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事之闕畧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闕咎道久而弗言爾為不恭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為黜陟焉又觀淳熙之詔曰侍從自後事有過舉盡忠極言淳熙八年八月壬子召侍從官王希以下頒示御札曰朕謂侍從之臣當以論思獻納為任自後事有過舉政有缺失卿等即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入奏務在當理而後已嗚呼聖朝責望之意蓋如此縉紳其可不以是自勉歟是故司馬溫公之除翰林也脩心之諫首論仁勇治國之諫歷陳賞罰溫公獻納之意切矣觀其

不拜樞密之言曰臣為侍從於天下事無不言者可見也温公行狀神宗即位除公為翰林學士公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勇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餘見言行錄公拜樞密副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誠能罷置條例司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上遣人謂樞密兵事也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

范文正公之除待制也百官之圖不忌時宰四論之獻極指弊政范公論諫之意厚矣觀其諷丞相之言曰論思侍臣之職予敢不勉可知也景祐元年從蘇州為天章閣待制仲淹自還朝言事愈亟宰相使人謂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侍臣職也余

敢不勉景祐六年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其門仲淹上百官圖夷簡不悅又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斥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夷簡大怒以仲淹語上於帝前訴仲淹越職言事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李昉之為侍臣誦此以規其君何忠也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李昉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歐公之居從臣詠此以諷其君何直也高宗時綦崇言歐陽脩立朝以諫諍為心若春日帖子蓋臨禁門戶祓除祈祝之辭異時作者不過頌德歌福而已至脩乃中含規諷嘗讀脩之詞有曰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勸上以用威斷也有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

莫爭開戒上以節盤游也不然寵亞四輔報同庶僚寧不愧憮寧諫官之言乎見上抑又論之箴規闕失搢紳責也獎借風采廟堂責也蔡襄直言有補時政多矣一為至和權臣中傷甘心請外以求避至和二年六月趙抃言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諮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抃蓋論蔡襄吳奎等請外以避權要中傷不當聽其去范希文賢者有裨君德多矣景祐大臣且戒其侍臣非口舌之任見上殆何嘗欲書掣肘乎此愚又拳拳於廟堂之責

兩制

天子私人世以為貴榮矣哉鑾坡之選也五代職官志選用益重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入院一歲遂知制誥宰相判官世所推重榮矣哉鳳閣之選也呂陶言中書舍人前世推重謂之宰相判官豈曰虛遷然嘗究設官之源流矣承明直廬侍中為文是西都制誥第以侍中掌之漢嚴助厭承明之黨補外郡召歸侍中後使為文本傳明光奏事尚書為誥是東都誥令但以尚書郎職之通典注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誥令是時翰學中舍尚未置員至魏設中書之官

南朝以來相仍不改出則宣命入則參決於是有中書舍人之職通典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東晉省宋初復置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則舍人持入參決於中梁用人殊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通事舍人自是詔誥之任舍人專之唐武德改中書舍人置六員至唐立學士之官開元以來改稱翰學備待顧問發演絲綸於是有翰林學士之職通典自太宗時召名儒學士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執答應和文章繼以詔勑文誥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還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勑書詔猶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則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掌內命其後又置

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選用益重職林此制度沿革之由也嗟夫發揮白麻稱曰內相見上典掌紫泥號為一佛神宗重內外制之任嘗謂左右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謂一佛出世誠古今清華之選若非德望隆重才猷穎拔其何以稱是職哉正諫自任閹宦知懼李絳為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諫為己任中官縱肆皆憚之草詔一下士卒感泣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下詔山東士卒感泣固無愧於翰學之任然騎鯨之怪孟浪之檢豈不為謫仙之累唐李白傳白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才後浮游四方於采石騎鯨捉月而死解事舍人明練事機齊澣援準古誼

時號解事舍人文場元帥獨擅聲價張九齡固無歉於中書之除然集蠅之揮輕鄙見斥豈不為元稹之辱若人也其有負寵任之意多矣憲宗用元稹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元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國朝未改官制之前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者乃其為內制之職而他官帶知制誥者為外制之職若不帶知制誥而但為翰林中書者是特寄祿官之稱官制既行則翰學中書自為職官不復帶知制誥之銜然國朝所選兩制名儒彬彬實異於唐且畢

士安之與張洎均之為才士也我太宗之選翰林用士安而不用洎以士安有德行而洎特有文之士爾太宗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張洎上曰極知張洎文學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楊億之與梅詢均之為文人也我真宗之選知制誥用億而不用詢以億望實素著而詢特險薄之人爾咸平四年三月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梁鼎左司諫楊億並知制誥初上欲用梅詢宰相李沆言詢險薄億實望素著遂與薛映梁鼎並命云云北門深嚴非可輕任寧用竇儀而不用杜韡盖酣酒無取也乾道二年上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重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時宰相欲用杜韡韡質曰近王著以酒失罷去韡之嗜酒尤甚豈當用耶西掖典司非可序遷寧用劉攽而不用曾肇肇蓋操履偏詖也元祐元年十一月曾肇為中書舍人王巖叟言未行官制以來謂之知制誥專行誥詞不預政事自改官制遂為中書屬官肇之凡材何以稱職及劉攽除中書舍人巖叟又言近劉攽命下之日無賢不肖莫不稱為得人今既有中書舍人兩員肇可汰去呂陶又言肇操履偏詖藝文浮淺今乃擇居西掖外則典司誥命內則分押諸房前世推重豈可序遷輒以虛授范杲獻記擢以翰學可矣然躁競求進則拒之而不入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嘗出一篇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付杲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浮躁不使居內林希有文處以中書可矣然諂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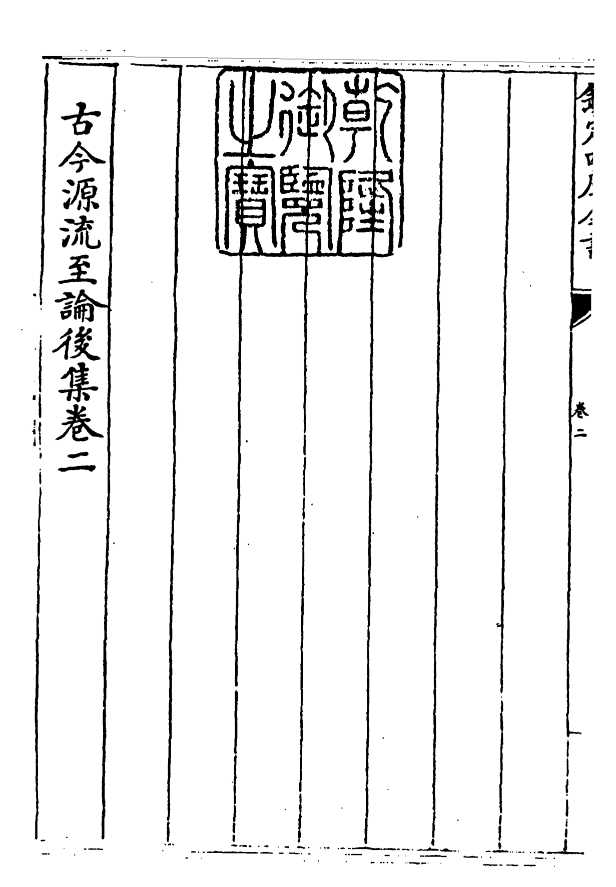
無恥則斥之而不容元祐元年九月林希為中書舍人王覿言希雖慱有文藝素號險巧當王珪用事希意諂附無所不至後為韓縝鷹犬與張璪交結何可代言禁掖詔中書時暫闕官噫祖宗之選用固嚴矣而兩制之所自處者將以文學為貴耶抑亦職位為榮耶否則以踐履操守為重也且文章典雅有三代風張方平在翰林上手札美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文詞醇深有西漢風温公年譜云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神宗初擢為翰林學士何粹也史館進碑驚為神速國初王祐拜中書舍人受史館詔晉照王碑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西垣視草嘆曰奇材蘇軾何奇也然文藻之粹詞翰之奇未

可為兩制之盛四字寵名御筆親書淳化二年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付易簡牓之廳額永為翰林美事七言賦詩御筆親製學士楊億疾在假御筆七言詩有副子側席待名賢之句何寵也王呂父子俱掌紫誥春明退朝錄父子掌誥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呂武王兵部文正王思謙安簡鼎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懿梁翰林莊肅呂文靖公夷簡宋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此九家也韓曾兄弟親草黃麻本朝弟草凡制惟韓氏與曾子固無他比也公論榮之何貴也然恩禮之寵家世之貴未可為兩制之重切嘗求翰學之榮矣冊妃之命所當從也而宋祁不肯草宋景文初入翰林當張貴妃制初行冊禮而祁

以誥進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落職知許州冊后之命所當奉也而楊億不肯草真宗議冊皇后上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制之丁謂再相之麻筠不奉詔丁謂復相詔學士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殊遇筠側面而過蓋有所愧崇勲招提之記齊不進藁天聖六年以翰林學士蔡齊知河南府羅崇勲趣上脩景德寺記曰參政可得也齊隱其記不進崇勲怒讒於太后命齊出守夫內制翰學之責也今啗以利祿而不從迫於權貴而不徇其操守何如哉非榮乎又嘗求中舍之榮矣丁謂除參中書告以降麻舍人反以草制雖拂權

勢不恤也丁謂自保寧軍節度使知江寧召為參政中書以為當降麻盛文肅為學士以為當草制竟以制除丁衘之呂弼罷樞丞相力請命詞舍人力請用麻雖拂廟堂不顧也舊制執政罷政樞密使除宣徽使轉一兩官除藩府其次除觀文殿學士皆宣麻熙寧間呂惠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乃選舍人院命詞蔡齊掌外制繳詞頭舉典故論之安石勸上內批令後樞密罷更不宣麻元豐中馮京以樞密使改除節度使乃宣麻蔡龍圖官制遂國之命創例封還國初舍人主行文書封還詞頭者蓋鮮康定間劉從德遂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久之中旨還封富弼當制封還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者後歐陽脩援例封還張可久詞頭李定之詞相繼繳駁四朝國史李定以資淺入臺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

次呂夫臨亦還之世稱為熈寧三舍人　夫外制中舍之任也今抗大臣而不奉任衆怨而不從其節槩何如哉非榮乎故曰錫宴賡詠不足為蘇翰林賀而忠孝一生心之詠君子以為賀也太宗蘇易簡為翰林錫宴賦詩太宗詩曰君臣千載遇易簡賡云忠孝一生心太宗喜之揮翰如飛不足為楊制誥喜而願秉忠清節之詩君子以為喜也真宗朝知陳州召還知制誥又歸田録大年揮翰如飛文不加點又嘗試中書詩云願秉忠清節終身立聖朝宰相表賀云云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二